「金丝猴」的女主人

——记宝鸡卷烟厂副厂长胡秀敏

尹西农 赵建军

1987年实在是不寻常极了——价廉质优的甲级过滤嘴“金丝猴”、甲级过滤嘴“延安”两种香烟双双评为陕西省优质产品；丙级“大雁塔”被评为“全国五十种最畅销香烟”之一；乙级“金丝猴”一跃登上龙门，上了全国烟草行业优质产品的金榜！

哦，“金丝猴”终于打出了潼关！但是谁知道，辛勤培育它的一位女主人——宝鸡卷烟厂生产技术副厂长胡秀敏和她的同事们，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？

一

1966年，刚参加工作一年的胡秀敏被厂里挑选出来搞卷烟配方工作。且不说各种技术难题，仅仅烟叶的内在质量鉴定，只能靠直接评吸才能作出判断的这一点，这对于一个十分厌恶烟味儿的十九岁的姑娘来说，是多么作难啊！生理上的不适应，世俗偏见的压力，都使这位年轻姑娘的眉头整天舒展不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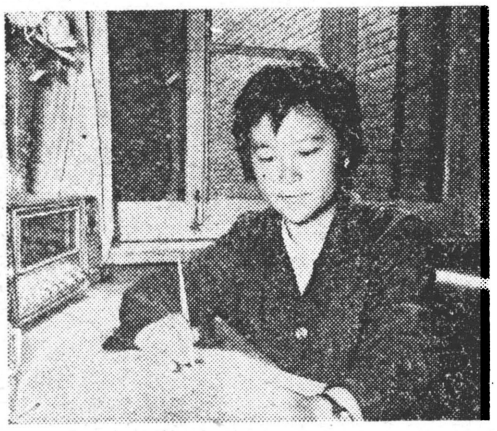
胡秀敏忘不了第一次吸烟时的狼狈情景：她连划了三根火柴，好容易才把烟卷儿点燃。不料刚吸了一口，那一股辛辣浓烈的烟味儿立刻由鼻孔直冲进肺腔，呛得她咳嗽不止，眼泪也流了一脸……她恨恨地瞪着手中的烟卷儿发愣了：怎么办？掐灭它还是吸下去？胡秀敏是个生性好强的姑娘，她从不记得自己对什么事儿服过输。她深深吐了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强迫自己把烟卷儿重新塞进嘴里……

吸烟关是闯过了，但一个姑娘家在大庭广众中吸烟，总是太难为情了，于是她干脆晚上回家关起门来吸。坐在灯下，胡秀敏打开教本，对照着技术标准和评吸要领，一支接一支地吸下去，吸“醉”了就趴在桌上喘口气，再咬着牙坚持。烟吸“醉”的味道，是比酒醉还难受的，她只觉得头在涨大，好象发酵一样，胸口在反胃，恶心得想吐，却又吐不出来，好一阵儿，终于“哇”地一声吐了。偏在此时，母亲推门进来，一见女儿成了这样，老人生气了，骂她：“你要学坏，就别再进咱家门！”

秀敏委屈地哭了，她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第二天，她肿着眼泡儿来到办公室，请师傅取出不同品种的烟支，当场对自己进行评吸考试……就这样，冬去春来，胡秀敏硬是逼迫自己吸上“瘾”了，也渐渐品评出“味儿”来了，她终于掌握了评吸要领。当技术人员拿烟当众考她时，她竟然能一口说准是什么香型甚至什么牌号，还能报出主要配方和成品时间。

1980年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，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名烟优质产品评吸会在这里召开了。来自全国各大烟草生产厂家的代表汇聚一堂，他们之中将要推选出全国首届评烟委员，并通过这些权威人士评选出中国首届名烟！与会代表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，代表陕西和西北出席这次评吸会的唯一女代表，就是年仅34岁的宝鸡卷烟厂副厂长胡秀敏。

评吸开始了，每个代表桌面摆着茶水、奶粉、桔子罐头，以保证评吸时口感准确。评吸要求各个代表必须严格遵守品评准备，对密封后的各种香烟的口感打出分数，写出准确的评论。当全国最年轻的唯一女代表胡秀敏一气报出自己的评吸结果时，会场轰动了：人们对她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，并一致推选她为中国首届女评烟委员。这也为她给“金丝猴”、“红延安”和“大雁塔”这三个本厂拳头产品的精制配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

二

1986年后半年，正值宝鸡卷烟厂烟叶消耗最高的日子，胡秀敏从陕西省干部管理学院深造两年毕业回厂了。艾绍山厂长把降低消耗、提高效益的重担交给了胡秀敏，她当即带领调查组，一头扎进单箱消耗最高的车间，经过艰苦的努力，终于摸清了烟叶消耗增高的原因。看来，要改进设备和修订工艺标准，采取一系列强化管理措施，更急需建立烟草薄片生产线，否则，卷烟生产过程中每天残余的1000多公斤烟末、烟土就要白白倒掉，多可惜！

胡秀敏跑遍南国，足迹留在轰鸣的机器旁，汗水洒在成百上千的工人中，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，胡秀敏揉着红肿的眼睛，迎来了宝鸡卷烟厂第一条烟草薄片生产线建成的这一天！这下真灵，单箱烟叶消耗大大下降，当年全厂就节约烟叶68万多公斤，共节约资金246万元。

就在这极不寻常的1987年里，宝鸡卷烟厂当年产值、税利双双上了两亿元！

1987年，宝鸡卷烟厂的创优目标全部实现了！随着“金丝猴”家族的繁衍，一个个新产品源源上市了。它们以其特有的风格和可靠的产品质量，深深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，宝鸡卷烟厂的产品信誉大大提高了！乙级“华秦”、乙级“新星”双双夺取了陕西省优秀新产品奖！艾绍山厂长和邵升荣书记高兴地推着胡秀敏的手，夸奖说“辛苦了，你为咱厂立了大功！”

杨柳吐翠的1988年春天，胡秀敏作为陕西省唯一的女代表，光荣地出席了全国“讲理想、比贡献竞赛活动”先进表彰大会，受到了李鹏、胡启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“我们的目标，就是一条：为中国产品争气，让中国的‘金丝猴’和国际名烟一样，攀登上这个消费领域的最高峰！”

尽管采访“金丝猴”的女主人是十分困难的，但是艾绍山厂长终于说服她同我们坐在一起时，还好，她总算轻轻吐出了这么一句话。

（书法） 杨天忍

千年古柏 马保林

在改革的浪潮中——征文

仿古

散文 京夫

到这个省会城市的第一天，距报到尚有半天时间，我便独自到人民公园去消磨。

公园里，自然有水榭楼台，奇花异卉，现代化到有过山桥、电动游乐场，也古到着古装坐龙椅照彩照，转活动轮盘赌糖人吃，在身着古装的店家小二侍候下吃仿古大菜，进蜡象馆一睹古人风采。我推想，以后远古到穿树叶、兽皮、茹毛饮血也并非不可能。似乎越现代化，人们越往古代逃遁，发古之幽思，尚古成了时代病，有人曾美其名曰：现代意识，寻根意识。既是时尚，自然芸芸众生，趋之若鹜了。

公园的上空，飘几丝白云，更显得高远而湛蓝，绿树与花墙把市声隔在园外，而园内却并非逸人的净土。夏装男女，艳如圃内花枝，肆无忌惮地做着大街上所不能做的行状，笑闹嬉戏，更是旁若无人。电声喇叭播放的流行曲在空中回荡，五花八门的游乐，使人眼花缭乱，旁顾不暇。每个城市的公园都充分地体现着生活美好、心情舒畅、民主高扬、幸福安乐，陶陶然而忘忧。

穿过一处曲径，过了一座画亭，前面传来了流水般的唢呐曲子，是谁家将婚礼在园内置办，正在那儿吹吹打打迎亲做喜？

我越过花木扶疏的土岗，循声而去，终于看见一处空场上，晃悠着两顶八抬官轿。金黄色的顶缨在艳阳下莹莹乎闪耀，猩红的轿帷在珠帘流泻中熠熠乎生辉。前有仪仗导引，两旁笙箫壮行。训练有素的轿夫踏着鼓点扭摆踟蹰，一名执事者，尽着古装。莫非现代的人民公园，突然有古代的官宦人家从历史中走来了，复活了，可惜那官儿在厚重的轿帷里，外面还不能看到他们的尊容。

一曲终了，两乘官轿已绕场一周，在平地上落下。轿帘起处，走出来两位均是四五岁的小女孩，她们脸上还凝固着惊吓与迷惘的神情，痴痴迷迷地步入尘埃，便由恭候在一旁、穿着入时、春风满面的年轻父母拢到身边去了。这时，她们才敢对着刚才乘坐的逍遥之宫行注目礼，露出几份笑意来。

本人原来想看看复活了的古代达官贵人，真如愿，也不失一乐。而两位女孩却大煞了我的游兴，我犹如被整个世界，被愚蠢的自我，也如被我一般愚蠢的世人所欺，心灵里压上了一重沉沉的重负。

我无端地反感起那两位小女孩，为什么要坐官轿？我反感那两对着装时髦的父母亲，为什么要破费两元钱，满足孩子这种欲望。我有点讨厌这些古装下露出汗渍的衣衫的郊县农民，怎么想到进城搞此种营生，而且奏出流水般的乐曲，我讨厌园中的鲜花和晴朗的碧空，竟给这种游乐以陪衬……

历史的后挫力太强大了，它把前进的弹丸射出去，又把人们弹回来。我们的生活中，复古的东西还少吗？古之幽灵每时每刻都在添加新的花样向现代生活渗透，生活在它的堕力重压下，实在透不过气来，让人倍感沉重。可是游乐也……

唢呐声又起，又有两对穿着入时的父母亲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轿子里去。这回和前次有所不同，是一个更小的男孩，和一个差不多要出嫁的农村姑娘。农村姑娘是要有点勇气的，而那位穿着一身清朝衣服，戴一顶带把柿子似的小帽，帽下垂一根猪尾巴似的小辫的男孩，却酷似一位缩小的前清道台大人。他竟坐得很有章法。这世界怎么了？

天上是羽状的白云，阳光在嘲笑我的愚蠢，身旁是柔姿百态的变形树，树叶在讽刺我的古板可笑，近处是娇艳的月季花，用女人的笑靥作贱我的清高，桥下是酱色的滞流的湖水，用老太婆的嘀咕在议论我的孤僻……

我决定去跑马。它是力量和前进的性灵，在驾驭中去找寻自我，在刺激中振作超脱。跨上鞍子，它可以使人想到征战，想到功勋，那苍茫的大地在马蹄下颤震，那才是明快而真实的节奏与音乐。

炎黄子孙龙的传人

（书法） 松德

蒲公英

刘旭

百花园中难寻你的倩影，
群芳谱上没有你的姓名，
你栖身路旁，落脚草丛，
叹一片金黄，嵌几颗星星。
春之神赐你幼小的生命，
绝不为争奇斗艳，招蝶引蜂，
即使枯萎也有价值——
化作箭矢，透病魔心胸！※
※蒲公英为中草药，故云。

本版编辑 叶广苓
刊头设计 肖亚平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本报邮政编码：710003 办公室、广告组电话：710619 一编室电话：27708 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 群工部25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